



东大哲学典藏·萧焜焘文丛

辩证法史话

| 萧焜焘 著

萧焜焘



创立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东大哲学典藏·萧焜焘文丛



辩证法史话

萧焜焘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8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辩证法史话 / 萧焜焘著. —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8

(萧焜焘文丛)

ISBN 978-7-100-16589-1

I. ①辩… II. ①萧… III. ①辩证法—哲学史 IV.
①B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203676号

权利保留, 侵权必究。

(萧焜焘文丛)

辩证法史话

萧焜焘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6589-1

2018年10月第1版

开本 640×960 1/16

2018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张 12 1/4 插页2

定价: 60.00 元

未敢忘却的记忆

萧焜焘先生离开我们已经二十年了。也许，“萧焜焘”对当今不少年轻学者甚至哲学界部分学者来说是一个有点陌生的背影；然而，对任何一个熟悉当代中国学术史尤其是哲学发展史的学者来说，这却是一个不能不令人献上心灵鞠躬的名字。在学术的集体记忆中，有的人被记忆，或是因为他们曾经有过的活跃，或是因为他们曾经占据的那个学术制高点，当然更有可能是因为他们提出的某些思想和命题曾经激起的涟漪。岁月无痕，过往学者大多如时光映射的五色彩，伴着物转星移不久便成为“曾经”，然而每个时代总有那么一些人，他们沉着而不光鲜，沉潜而不夺目，从不图谋占领人们的记忆，但却如一坛老酒，深锁岁月冷宫愈久，愈发清冽醉人。萧焜焘先生的道德文章便是如此。

中国文化中诞生的“记忆”一词，已经隐含着世界的伦理真谛，也向世人提出了一个伦理问题。无论学人还是学术，有些可能被“记”，但却难以被“忆”，或者经不住“忆”。被“记”只需要对神经系统产生足够的生物冲击，被“忆”却需要对主体有足够的价值，因为“记”是一种时光烙印，“忆”却是一种伦理反刍。以色列哲学家阿维夏伊·玛格利特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记忆的伦理”。它对记忆提出伦理追问：在被称为“灵魂蜡烛”的记忆共同体中，我

们是否有义务记忆某些历史，同时也有义务忘却某些历史？这个命题提醒我们：记忆不只是一个生理事件，也是一个伦理事件；某些事件之所以被存储于记忆的海马区，本质上是因为它们的伦理意义。记忆，是一种伦理情怀或伦理义务；被记忆，是因其伦理贡献和伦理意义。面对由智慧和心血结晶而成的学术史，我们不仅有记忆的伦理义务，而且也有唤醒集体学术记忆的伦理义务。

我对萧先生的“记”是因着本科和研究生两茬的师生关系，而对先生那挥之不去的“忆”却是超越师生关系的那种出于学术良知的伦理回味。四十年的师生关系，被1999年元宵节先生的猝然去世横隔为前后两个二十年。前二十年汲取先生的学术智慧，领略先生的人生风采；后二十年在“忆”中复活先生的精神，承续先生未竟的事业。值此先生书稿再版之际，深感自己没有资格和能力说什么。但经过一年的彷徨，又感到有义务说点什么，否则便缺了点什么。犹豫纠结之中，写下这些文字，姑且作为赘语吧。

萧先生对于学术史的贡献留待时间去写就。当下不少学者太急于将自己和对自己“有意义的他人”写进历史，这不仅是一种不智慧，也是一种不自信。我记住了一位历史学家的告诫：历史从来不是当代人写的。学术史尤其如此。我们今天说“孔孟之道”，其实孟子是在死后一千多年才被韩愈发现的，由此才进入人类学术史的集体记忆；要不是被尘封的时间太久，也不至于今日世人竟不知这位“亚圣”的老师是谁——这个问题如此重要，以至于引起了“不知孟子从哪里来”的现代性的困惑。朱熹、王阳明同样如此，甚至更具悲剧色彩，因为他们的思想生前都被视为“伪学”，百年之后方得昭雪，步入学术史的族谱。我不敢妄断先生在未来学术记忆中的位置，因为学术史上的集体记忆最终并不以任何人的个体记忆为转移，它既考量学者对学术的伦理贡献，也考量学术记忆的伦理，这

篇前言性的文章只是想对先生的学术人生或道德文章做一个精神现象学的还原：萧焜焘是一个“赤子”，他所有的学术秉持和学术成就，他所有的人生成功和人生挫折，都在于一个“真”字；不仅在于人生的真、学术的真，而且在于学术和人生完全合而为一的真。然而正如金岳霖先生所说，“真际”并非“实际”，学术和人生毕竟是两个世界，是存在深刻差异的两个世界，否则便不会有“学术人生”这一知识分子的觉悟了。先生年轻时追随现代新儒学大师牟宗三学习数理逻辑，后来专攻马克思主义哲学，又浸润于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哲学，是国内研究黑格尔哲学的几位重要的代表性前辈之一。先生治学，真实而特立，当年毛泽东论断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核心，先生却坚持否定之否定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这就注定了他在“文革”中的命运。但是1978年我们进校师从先生学哲学时，他在课堂上还是大讲“否定之否定”的“第一规律”。当年，《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复刊，约他写稿，先生挥笔写就了他的扛鼎之作《关于辩证法科学形态的探索》，此时先生依然初心不改，坚持当初的观点。萧先生是最早创立自然辩证法（即今天的科技哲学）学科的先驱者之一，但他首先攻克的却是“自然哲学”，建立起自然哲学的形上体系。直至今日，捧着这本当代中国学术史上最早的《自然哲学》，我们依然不能不对他的抱负和贡献满怀敬意。他试图建立“自然哲学—精神哲学—科学认识史”的庞大哲学体系，并且在生前完成了前后两部。遗憾的是，“精神哲学”虽然已经形成写作大纲，并且组建了研究团队，甚至已经分配好了学术任务，先生却突然去世，终使“精神哲学”成为当代中国学术史上的“维纳斯之臂”。

萧先生对东南大学百年文脉延传的贡献可谓有“继绝中兴”之功，这一点所有东大人不敢也不该忘记。自郭秉文创建东南大学起，

“文”或“秉文”便成为东大的脉统。然而1952年院系调整，南京大学从原校址迁出，当年的中国第一大学便只留下一座名为“南京工学院”的“工科帝国”。1977年恢复高考，萧先生便在南京工学院恢复文科招生，第一届规模较小，第二届招了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共党史、自然辩证法四个专业。我是七八级的。我们那一年高考之后，招生的批文还没有下发，萧先生竟然做通工作，将我们46位高分考生的档案预留，结果在其他新生已经入校一个多月后，我们的录取通知才姗姗来迟，真是让我们经受“考验”啊。然而，正是这一执着，才使东大的百年文脉得以薪火相传。此后，一个个文科系所、文科学位点相继诞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萧先生是改革开放以后东大百年文脉延传中最为关键的人物，如果没有先生当年的执着，很难想象有今日东大文科的景象。此后，先生亲自给我们讲西方哲学，讲黑格尔哲学，讲自然辩证法，创造了一个个令学界从心底敬重的成果和贡献。

1988年以后，我先后担任先生创立的哲学与科学系的副系主任、主任；先生去世后，担任人文学院院长。在随后的学术成长和继续创业的历程中，我愈益感受到先生精神和学术的崇高。2011年，我们在人文学院临湖的大院竖立了先生的铜像，这是3700多亩东大新校区中的第一尊铜像。坦率地说，冒着有违校纪的危险竖立这尊铜像，并不只是出于我们的师生之情。那时，东大已经有六大文科学院，而且其中四个学院是我做院长期间孵化出来的。东大长大了，东大文科长大了，我强烈地感到，我们还有该做的事情没有做，我们还有伦理上的债务没有还，趁着自己还处于有记忆能力的年龄，我们有义务去唤起一种集体记忆。这是一种伦理上的绝对义务，也是一种伦理上的绝对命令，虽然它对我们可能意味着某些困难甚至风险。在东大哲学学科发展的过程中，我们曾陆续再版过先生的几

本著作，包括《自然哲学》，但完整的整理和再版工作还没有做过。由于先生的去世有点突然，许多事情并没有来得及开展。先生生前曾经在中国人民大学宋希仁教授的建议和帮助下准备出版文集，但后来出版商几经更换，最后居然将先生的手稿和文稿丢失殆尽，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这不仅是先生的损失、东大的损失，也是中国学术的损失。最近，在推进东大哲学发展、延续东大百年文脉的进程中，我们再次启动完整再版先生著作的计划。坦率地说，所谓“完整”也只是一个愿景，因为有些书稿手稿，譬如先生的“西方哲学史讲演录”，我们未能找到，因而这个对我们的哲学成长起过最为重要的滋养作用的稿子还不能与学界分享。

这次出版的先生著作共六本。其中，《自然哲学》、《科学认识史论》是先生组织大团队完成的，也是先生承担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的成果。《精神世界掠影——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体系与方法》（原名《精神世界掠影——纪念〈精神现象学〉出版180周年》）、《从黑格尔、费尔巴哈到马克思》是先生在给我们讲课的讲稿的基础上完成的。《辩证法史话》在相当程度上是先生讲授的历时两学期共120课时的西方哲学史课程的精华，其内容都是先生逐字推敲的精品。《自然辩证法概论新编》是先生组织学术团队完成的一本早期的教材，其中很多作者都与先生一样早已回归“自然”。依现在的标准，它可能存在不少浅显之处，但在当时，它已经是一种探索甚至是某种开拓了。在这六本先生的著作之外，还有一本怀念先生的文集《碧海苍穹——哲人萧焜焘》，选自一套纪念当代江苏学术名家的回忆体和纪念体丛书。现在，我们将它们一并呈献出来，列入“东大哲学典藏”，这样做不只是为了完成一次伦理记忆之旅，也不只是向萧先生献上一掬心灵的鞠躬致意，而且也是为了延传东大的百年文脉。想当年，我们听先生讲一学期黑格尔，如腾云

驾雾，如今我居然给学生讲授两学期 120 课时的《精神现象学》与《法哲学原理》，并且一讲就是十五年；想当年，先生任东大哲学系主任兼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如今我也鬼使神差般在江苏社会科学院以“双栖”身份担任副院长，并且分管的主要工作也与先生当年相同。坦率地说，在自我意识中完全没有着意东施效颦的念头，这也许是命运使然，也许是使命驱动，最可能的还是源自所谓“绝对精神”的魅力。

“文脉”之“脉”，其精髓并不在于一脉相承，它是文化，是学术存续的生命形态。今天已经和昨天不一样，明天和今天必定更不一样，世界日新月异，唯一不变、唯一永恒、唯一奔腾不息的是那个“脉”。“脉”就是生命，就是那个作为生命实体的、只能被精神地把握的“伦”，就是“绝对精神”。“脉”在，“伦”在，生命在，学术、思想和精神在，直至永远……

樊 浩

2018 年 7 月 4 日于东大舌在谷

目 录

导 引 ... 1

一 白云深处

——古希腊神话的认识论意义 ... 9

二 爱琴海的波涛

——米利都学派的辩证发展 ... 14

三 神秘的数学家

——毕达哥拉斯学派辩证思维的萌芽 ... 20

四 宇宙实体的探求者

——埃利亚学派唯心论中的论辩机智 ... 24

五 深邃的哲学沉思

——赫拉克利特的自我探求 ... 30

六 怀疑与诡辩

——普罗泰哥拉斯辩论术的变迁 ... 34

七 古希腊的“圣人”

——苏格拉底的诘难 ... 38

八 理想国的哲王

——柏拉图的唯心辩证法 ... 41

九 帝王之师

——亚里士多德的生命辩证法 ... 48

十 黑暗中的黎明

——中世纪信仰与理性的斗争 ... 55

十一 知识就是力量

——培根揭开哲学的新篇章 ... 59

十二 我思故我在

——近代哲学的始祖笛卡儿 ... 63

十三 特种的灵魂

——莱布尼茨“单子论”中自己运动的原则 ... 68

十四 矛盾的结晶

——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 ... 73

十五 为真理和正义献身的人

——法国唯物论代表狄德罗 ... 78

十六 哲学的故乡

——德国古典哲学的形成 ... 82

十七 抽象的哲人

——康德的二律背反 ... 85

十八 理性的挣扎

——费希特与谢林的辩证公式 ... 90

十九 精神的生长

——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起源和秘密 ... 94

二十 燃烧吧！概念

——黑格尔《逻辑学》之一 ... 113

二十一 概念在两极对流中浮动

——黑格尔《逻辑学》之二 ... 118

二十二 概念的圆圈形运动

——黑格尔《逻辑学》之三 ... 127

二十三 伟大的转折

——从黑格尔、费尔巴哈到马克思 ... 134

二十四 金星闪耀 大地生辉

——马克思唯物辩证法的诞生 ... 143

二十五 深入迷宫 将军探宝

——恩格斯对唯物辩证法的贡献 ... 158

二十六 伯尔尼攻关

——列宁对唯物辩证法的探索 ... 171

写完以后 ... 184

导 引

我们即将漫游的这个地域，距离我们是如此地遥远，追索的历史是如此地悠长。在这个地域之上人类思维的历史发展便是我们行将涉猎的主题。这个地域，就是西欧。西欧是西方文明的发祥地。那里两千多年的文化传统，群星灿烂的思想巨人，硕果累累的哲学、科学、文学成就，开拓了人类向更高目标前进的道路。西欧的历史与文化传统，孕育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卓越的辩证法思想。

马克思学说，特别是他的辩证法，是西欧两千多年辩证思维历史发展的科学成果。它的科学真理性及革命威力已为历史及现实的斗争所证明。要想对马克思的辩证法有深刻的理解并能正确地运用，就必须透彻了解西欧的文明、哲学以及辩证思维发展的历史线索。

人类的理论思维有其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一种意识形态、一种思想形式与当时的经济、政治、文化等状况密切相关。脱离了这一背景，孤立的“形态”、抽象的“形式”是无法理解的。作为意识与思想表现的范畴与规律，在一种特定的历史传统文化传统下，在特定的概念理论系统中，都有其确定不移的含义。因此，我们必须有历史辩证发展的观点，才能掌握马克思辩证法的基本精神。

意识形态、思想形式、范畴规律一旦在现实的基础上形成，它就取得了相对独立发展的权利。那就是说，它的逻辑结构、理论内

容有其前后相继的自身发展过程。尽管它们自身是抽象的，但它们之间的联系、过渡、转化却是现实的。不要以为，研究思维自身的前进运动，不过是一种脱离实际的概念游戏。恰好相反，正由于它抓住了客观事物的本质属性，掌握了客观联系的必然规律，因而能够从整体上科学地把握住这个客观世界，达到对这个世界的真理性的认识，从而成功地改造这个世界，以利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因此，我们只有善于进行概念系统逻辑结构的历史分析，才能切实领会马克思辩证法的理论内容。

马克思辩证法不是死板的教条、僵化的公式。据说拉普拉斯想通过数学的计算找出一个能预知宇宙一切的万能公式，这当然是徒劳的。我们想在辩证思维领域制定一个万应模式，发布一道无上命令，不但是徒劳的，而且是荒谬的。因为这种主观妄想正是辩证思维的对立物。辩证法的真正掌握，主要表现在辩证思维的能力得到锻炼与加强，如能达到“随心所欲不逾矩”的程度，就能在实践中心随物转、游刃有余、日臻化境。要达到这样一个境界，熟背那些人所周知的辩证法条文是无济于事的。那样，越学距离辩证法就越远。恩格斯早就告诉过我们，要想锻炼理论思维的能力，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没有其他的道路。这就是说，要学习哲学史。所谓哲学史，列宁讲，就是人类的思想认识的历史。因此，我们必须从哲学史的探讨着手，才能历史地动态地追踪辩证思维的行程，使自己的思维能力获得提高，从而透彻了解马克思辩证法的历史继承性与进一步发展的趋向性。

马克思辩证法既然是西欧社会、文化、辩证思维的历史发展的产物，那么，只有从它的历史进程中，深入那“思维自旋”的涡流里，亲身体会辩证思维波涛的激荡，才能具体把握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真谛。

西欧辩证思维的前进运动，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六世纪的古希腊。古希腊辩证思维的发展是西欧辩证思维发展的第一个历史形态。

米利都学派本身的哲学内容，没有多少辩证法。但是这个学派自身的发展，从泰勒斯到阿拉克西美尼学说的变迁，却正好经历了一个辩证发展过程，即从具体（水）到抽象（无定形）复归于具体（气）的否定之否定过程。这一阶段可以视为辩证思维的自在或自发状态。

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出现，是古希腊辩证思维萌发的标志。从毕达哥拉斯到柏拉图，他们从数量与型式出发，揭示了辩证法的理论内容，这是一种向外追索的辩证法。所谓向外追索，就是将辩证法作为一个我以外，即主体以外的抽象的“客观对象”加以研究。这是最早出现的较为完备的客观唯心的辩证法，但是其中包含了不少合理的内容。它代表古希腊辩证思维自身发展的肯定阶段。

赫拉克利特从探求我自己出发，他不停留在思维的客观对象上，进而研究思维自身，即把思维自身同时作为思维的对象，探讨反映客观的思维的辩证运动。这样就使辩证法的研究更加全面而深入了。赫拉克利特的辩证法，基本上是一种向内反思的辩证法。所谓向内反思，就是研究客观事物在思维中的映象，就是考察作为客观事物映象的思维产物，从而探讨思维活动的辩证行程。赫拉克利特辩证法以其全面性与深刻性为黑格尔和马克思所称道。它代表古希腊辩证思维自身发展的否定阶段。

恩格斯指出：“古希腊的哲学家都是天生的自发的辩证论者，他们中的最博学的人物亚里士多德就已经研究了辩证思维的最主要的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2页）他还说：“辩证法直到现在还只被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这两个思想家比较精密地研究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83页）因此，在古希腊，对

亚里士多德辩证法的探讨是极为重要的。

亚里士多德从自然生命现象出发，从生物学的研究着手，从客观存在的生长过程中抽象出辩证法的基本原则，即“生长原则”，达到了与从数学、抽象思维出发而获得的辩证法的基本原则相同的结论。这个原则就是否定原则。与那种抽象的思辨研究相比，亚里士多德关于辩证思维探讨的出发点，明显地是唯物的。他对辩证法的客观的科学内容进行了实质性的论述。他的辩证法，既不止于静态的抽象分析，也不尽是智慧灵感的闪光，而是从自然、思维的发展中总结出来的科学结论。它体现了外与内的结合、客观与主观的结合、自然与生命的结合。亚里士多德的辩证法才是古希腊辩证思维的“辩证综合”，这样就使得辩证法具有了原始的科学形态。流行的不确切的说法，将它叫作所谓“朴素形态”。亚里士多德辩证法是古希腊“朴素”辩证法无可争辩的代表。亚里士多德辩证法的光辉，由于中世纪经院哲学的污染，以及对他的哲学与辩证法巨著《工具论》片面的狭隘的形而上学的理解，有点黯然失色了。因此，挖掘亚里士多德辩证法的宝藏，仍然是我们研究辩证法历史发展的重要课题。亚里士多德辩证法是古希腊辩证思维自身发展的否定之否定、复归于肯定的阶段。

西欧辩证思维发展的第二个历史形态是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唯心的概念辩证法。

中世纪的封建宗教神权统治窒息了人类理性思维活动。信仰代替了思想，宗教践踏着哲学，神奴役着人。神在精神上世俗上的绝对的专横统治达到了顶点。然而，物极必反，这个统治的崩溃，赢来了人性的觉醒。求实态度的确立，使人面向现实，开发自然、研究社会；怀疑精神的出现，是人类思维积极探索的结果，说明人类理性思维的复苏，预示着科学形将萌芽和茁壮成长的前景。此时，

知识空前分化，实证科学分门别类建立，有如雨后春笋。

知识的分化，意味着对世界的综合整体认识的背离，但是它同时又开拓了知识进一步向纵深展开的新领域，成了再度辩证综合、复归于整体认识的必要的前提。

黑格尔从唯心的思辨的角度，颠倒地看到了这一综合趋势，即通过分化再度要求综合，科学的局部研究复归于科学的整体化的趋势。他集前人的哲学智慧与科学成就的大成，创造了实际上充满现实内容的概念辩证法体系，即唯心的思辨形态的辩证法。

对黑格尔辩证法研究的必要性，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反复强调过，而且他们亲自进行了认真的实践。但是，在以往的历史条件下，由于种种原因，或者是由于它艰深晦涩不堪卒读；或者是由于对它断然否定而加以弃置；或者是由于怕担风险招来不测之灾；……因此，不能认为我们关于黑格尔辩证法的研究工作已经做得很够了。应当知道，我们如果不决心吞下黑格尔这颗“苦丸”，就不能像嫦娥奔月那样飞升，真正达到那人类辩证思维的高峰——马克思的辩证法。

西欧辩证思维发展的第三个历史形态是以马克思为代表的唯物否定性辩证法。只有唯物否定性辩证法才能科学地对自然、历史和思维的发展进行真正的辩证综合。这个“辩证综合”的人类的伟大事业，随着无产阶级变革旧世界的斗争，业已渗透到各个领域之中，并取得极其辉煌的成功。例如，马克思在经济领域使用辩证法所取得的无与伦比的成就，甚至使得他的论敌也只有在批判马克思的同时抄他一点东西，才可超过庸俗的自由贸易派。至于在政治与革命方面所取得的成功，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就更有切身体会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也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胜利。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辩证法的“现代科学形态”。